

傳記文學叢刊

章君穀著

吳佩孚傳

下冊

趙恒惕題



吳佩孚傳

下冊

章君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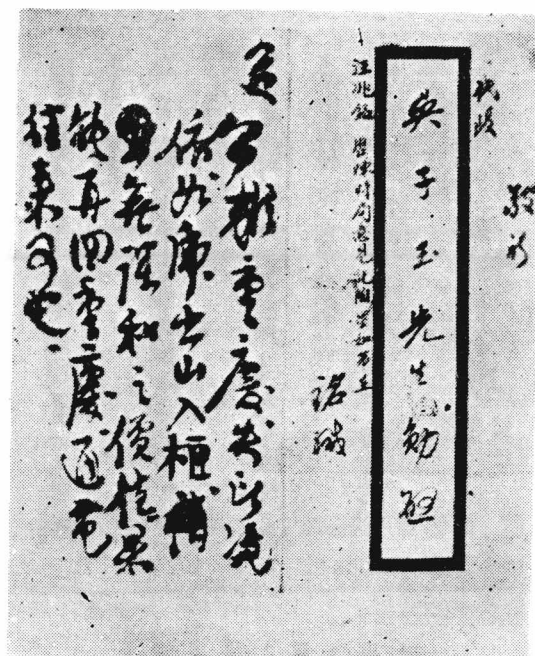
②二十之刊叢學文記傳



吳佩孚六十四歲的照片
(民國二十七年於北平)



梅的畫所年晚孚佩吳



吳佩孚批復汪精衛原蹟

所陳歷，氏吳函致如星陶託曾後國叛（銘兆）衛精汪
虎如，依憑所失，慶重離公」：復批氏吳，見意局時對謂
也可來往電通，慶重回再能果，值價之和謀無，輕入山出

「。

康之仁兄鑒 泗英同頌 弟里喬到
 手書 雨止
 弟自慰甚 惟所素相府 弟有明利
 相及而素相府 弟
 兄弟素辭 國計 弟出此 弟素院 弟
 泰山左侍 弟有修 弟情 弟
 遠處一切 弟情 弟由 泗英 弟而 弟
 弟不況 弟
 弟佩子 弟
 二月十日

蹟原熙祥孔復孚佩吳

文全函（之庸）熙祥孔復筆親孚佩吳初年八十二國民
 尊述面，書手到齋里萬關間英泗：鑒惠兄仁之庸」：下如
 公兄我。成相實而反相似，訓明有古濟相柔剛惟。甚慰旨
 釋請，裕餘有綽付應，山泰如安境處弟，此出當計國體忠
 弟。安籌頌此，既不照惟。達面英泗由統情詳切一。慮遠

「日十月一啓手孚佩吳

國民政府褒揚令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吳佩孚著追贈陸軍一級上將此令

故陸軍上將吳佩孚秉性剛直志行堅貞曩年整軍經武卓著聲稱而其嫉惡黜邪持正不阿尤有裨於世道人心瀋陽變起櫻懷國難恆以精忠自勵燕京被陷處境益艱敵酋肆其逼迫奸逆逞其簧鼓威脅利誘層出不窮猶能勉全所守終始弗渝凜然為國家民族增重英風亮節中外同欽方冀克享遐齡長資矜式廼以微疾溘逝緬懷忠義痛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特給治喪費一萬元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國家軫念賢良激勵忠貞之至意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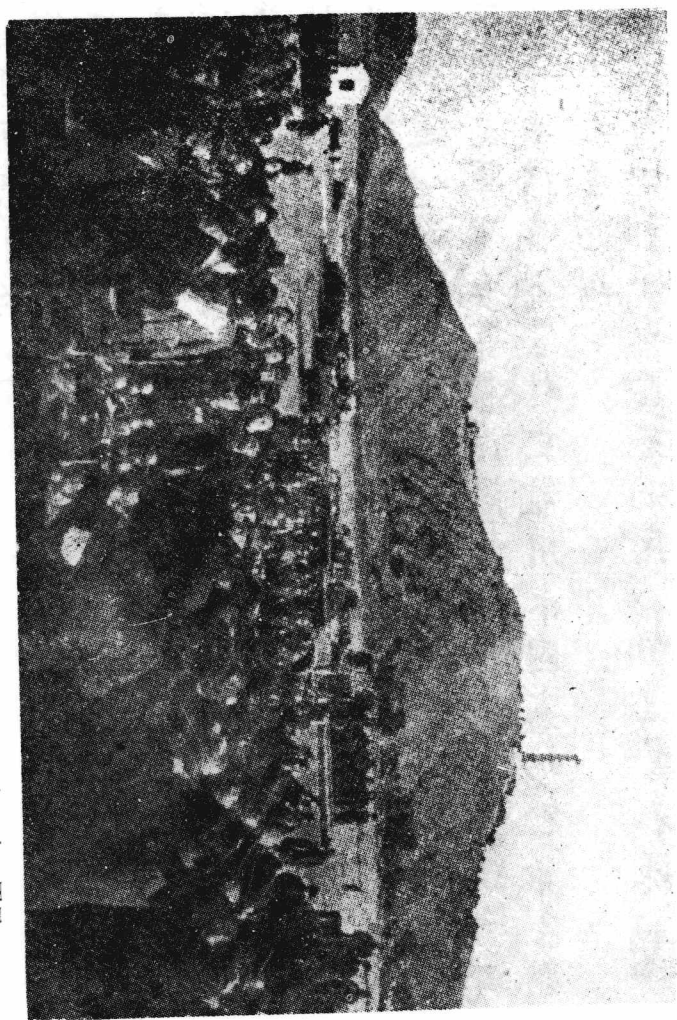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己亥十月

丁治磐恭錄



文全令揚褒圖上。令揚褒佈頒卽府政民國，日五後死孚佩吳

。錄重所年八十四國民於磐治丁舊故其爲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國民政府令吳公昇於北平玉泉山。由北平行主李宗
。圖所時文祭讀宣葬公爲圖。祭陪源思何長市平北，祭主何

吳佩孚傳（下冊）

章君穀著

三〇

民國十年五月，三巡閱使天津會議，兩湖巡閱使王占元儼然以北洋政府三「太上總統」之一自居，跟張作霖、曹錕分庭抗禮，威逼北政府，得了兩百萬元的欠餉，盛大扈從，聲勢煊赫的回到武昌。當時，他部下的官兵，由於欠餉已久，對王占元帶回來的這兩百萬元，直如大旱之望雲霓，人人指望領一部份欠餉來應應急，萬萬想不到王占元利欲薰心，他將兩百萬元中提出十分之七八，分別存到上海、大連等地外國銀行，當作他自己發了一筆橫財，不顧部下官兵妻啼兒號，衣食無着。這一下使宜昌、武昌兩地的隊伍大為氣惱，應無方，竟然決心強討，在六月四日、七日分別爆發兵變，焚殺劫掠，使兩地官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的損失。王占元變出倉猝，不該殘暴不仁的屠殺變兵，採取高壓手段，於是他的隊伍叛離，幾於全面潰散，事態遂演至不可收拾。

湖北耆彥縉紳久已痛恨王占元禍鄂殃民，搜括聚斂，他在湖北五六年，刮地皮的所得已逾三千萬元，鄂民常年陷於水深火熱，叫苦連天，如今又加上這兵燹浩劫，實在忍無可忍，因此一面組織義軍，誓驅彼王，一面以湘鄂兩省唇齒相依，地壤互接，湖南督軍趙恆惕，當時擁師八萬之家，兵強民富，又無後顧之憂，便推派代表，說之以義，請趙恆惕出兵聲討，把王占元趕出湖北去。

趙恆惕義不容辭，終於應允出兵援鄂，他盡出湘軍第一、第二兩師，和第一、第八兩個混成旅，都是湘軍的精銳，又派第一師師長宋學皋為援鄂總司令，第二師師長魯滌平副之，湖北宿將夏斗寅爲了解救桑梓厄難，振臂一

呼，組成自治軍，這一支隊伍原駐湖南北部，這時正好擔任先鋒。宋鶴舉擬訂作戰計劃，置一二兩師重兵連同夏斗寅的自治軍擔任正面，由岳陽、臨湘仰攻鄂南蒲圻，第一混成旅葉開鑫從平江攻通城，居右。第八混成旅唐榮陽自澧縣出公安、松滋，居於左。

七月二十六日湖北自治軍的一個旅往北進抵路口舖，距離湘鄂邊境要隘羊樓司只有十五華里，在武漢處理譚變，焦頭爛額的王占元方始得着消息，身家性命，權勢利祿攸關，他要做最後的掙扎，一面分電北政府和相關各省，指控湘軍違約進攻，一面嚴命蒲通鎮守使嚴密防守，加派孫傳芳第十八師一部，寇英傑第二旅一團一砲兵營，開赴蒲圻羊樓司迎敵，又命停泊鮎魚套的砲艦、魚雷艇各二艘，協同截阻。

二十九日上午三時，天還沒亮，夏斗寅義師出動，猛攻羊樓司險隘，跟北洋軍激戰兩小時，才推進了三華里，前隊偏又踩着北洋軍的地雷，炸死一百多人，但是自治軍士氣高昂，繼續前進，奮戰不休，從二十九打到三十一日，終使北洋軍傷亡五六百之家，力克湖北通往湖南的門戶——羊樓司。

八月一日天氣燠熱，南風強勁，北洋軍團長潘守楨苦戰終日，得不着便宜，他決意當夜實施偷襲，計劃一舉殲滅自治軍。不料秘密爲當地百姓偵知，火速通知夏斗寅，是夜潘守楨趁風黑月高，唧枚疾進，起先夏斗寅詐敗，急退十里，誘潘守楨進逼朱鶴鎮，然後槍砲齊作，兩邊伏兵齊起，潘守楨馬失前蹄，中彈殞命，北洋兵被擊斃三百餘人，剩下來的全部繳械投降。自治軍後面的湘軍跟上來，當夜便進佔趙李橋。

孫傳芳在八月三日趕到前線，把負責衛戍武漢的第二師第六旅第三團都帶了來，當午決戰，湘鄂聯軍每五個人只有兩支槍，又值大雨初霽，遍地泥濘，天上颶的變成了呼嘯北風，天時地利，使湘鄂聯軍作戰至爲不易，孫傳芳不但勇敢善戰，而且身先士卒，始終都在前線指揮，雙方鏖戰，空前激烈，一位郭營長畏懼退後，被孫傳芳搶上去一槍打死，於是北洋軍人人爭先，拚鬥了好幾個鐘頭，果然大敗聯軍，盡復失地，迫使聯軍退守羊樓司。

可是好景不常，五日聯軍整隊再戰，宋學皋、夏斗寅親冒矢石，在第一線揮師急進，湘鄂健兒勇氣百倍，銳不

可當，孫傳芳奮力抵抗，他的第十八師都快拚光了，聯軍因而又把北洋軍逼回苦茶嶺，大雨傾盆，猶仍猛攻不已，終使孫傳芳放棄苦茶嶺向北逃竄，於是北軍當面之線全潰，北佬兒棄兵曳甲，四散奔逃，傷亡之家，損失軍械輜重之多，爲前所未有。七日下午三點鐘，夏斗寅躍馬揮刀衝入蒲圻城。他乘勝直追，順利進抵距離武昌五十餘英里的汀泗橋，採用迂迴側擊，遶道擊敗北軍，自此以後，武昌門戶大開，從汀泗橋到武昌城下，一片平陽，無險可守。而四川方面消息傳來，趙恆惕遣使入川，說服川軍總司令劉湘，派兩師兵鼓輪東下，援鄂驅王。

當湘鄂聯軍發動攻勢之初，王占元的求援急電，便像雪片般的飛向洛陽，因爲他深知當時能夠出兵援救他的，唯獨吳佩孚一人而已。吳佩孚洛陽練兵，士飽馬騰，兵精械足，河南督軍趙倜，宏威軍司令趙傑兩兄弟，所掌握的豫軍，一概服從吳佩孚的調遣指揮，尤其靳雲鶚的第八混成旅和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正駐紮在京漢鐵路駐馬店至武勝關一線，可以說是北洋軍的精銳，純爲應付南方有事而設。吳佩孚向南的先鋒祇要跨一步，便抵達湖北省境。

湘鄂構釁，吳佩孚何嘗不憂心忡忡，密切注視，武漢居天下之中，西控川康，下綰贛皖蘇浙，這麼大的一塊地盤，抑且其地位之衝要，形勢之險固，吳佩孚是無論如何不能輕棄的。他得了王占元無數求援告急的電報，先則按兵不動，最後情勢過於危殆，眼看武漢即將失陷，他方命靳雲鶚率部南下，過武漢而直抵汀泗橋前線，此外再使蕭耀南續往增援，靳雲鶚一抵汀泗橋，接替了潰散殆盡的孫傳芳第十八師防務，攻勢凌厲的湘鄂聯軍，果然便遲疑不決，停止前進。

其實，靳蕭南下，吳佩孚曾授以密計，——設非萬不得已，他不准靳雲鶚向聯軍主動攻擊，同時，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都開到了漢口附近的劉家廟（江岸），王占元親自到他的司令部拜訪，面懇蕭耀南過武漢而向南，協同靳雲鶚，大舉反攻，趕緊把湘鄂聯軍擊潰，最低限度也要將他們打回湖南去。蕭耀南也是推三阻四，遲遲不出，王占元急如熱鍋螞蟻，便出之以賄賂，他連續送了蕭耀南十七萬大洋，和漢陽兵工廠造的三千桿快鎗，蕭耀南「情不可却」，祇好應付應付，他向王占元要船，運送他的隊伍過了武漢，却是船隊方抵鮎魚套，他又頓住不進。

吳佩孚、蕭耀南、靳雲鶚的「遲遲不前，欲行又止」，在當時頗引起一般人的物議，以爲吳蕭是爲了湖北的地盤，必欲乘人之危，取而代之，所以非等王占元黯然離開湖北，下野息影，他們方始向南用兵。事實上，當時吳佩孚確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勢實逼處此的隱情。頭一樁，王占元是一名貪鄙之徒，專橫武夫，他在武漢鬧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莫說老百姓，即連他的部屬，也都在處心積慮的圖謀去之而後快。王占元惡聲播天下，因此川湘桂起兵，天下俱以義師視之，吳佩孚聲譽中天，他萬不能助虐爲惡，使他多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聲望爲王占元而毀之於一旦。然而，同爲北洋一系，王占元又素與直系相親，他想諷之不如歸去，却又苦於夠不上這份交情。

其次，民六駐戍衡陽，他和趙恆惕傾心交結，早成莫逆，他永遠忘不了岳州紳士對他的一席忠告：「三湘男兒重義氣而輕生死，不可以勢相逼。自民二到民十，趙恆惕身當北洋與南方的緩衝，他雖然兵止八萬，却是身繫天下安危，舉足輕重。王占元不走，他犯不上爲保全王占元的地盤，而跟趙恆惕兄弟鬩牆，兵戎相見。必須王占元讓出湖北，北政府另簡湖北督軍，他方始可以勉強挾「北政府」之名，爲確保北洋直系地盤與利益，硬起頭皮來奮力一戰。對國內外輿論和對趙恆惕，毅然用兵的理由，那就堅強多矣。」

第三層純粹是他自己的隱衷，北洋軍人勇於私鬥，肯於冒險犯難，出生入死，其目的厥在於升官發財，得地盤，抓權利，然後威福日恣的作南面王。北洋系中以吳佩孚的部下仗打得最多，苦吃得最足，然而吃盡苦中苦，能爲人上人，分茅列土的機會却一點也無。吳佩孚志在澄清天下，共禦外侮，他可以放棄到口的熱饅頭，口口聲聲不要地盤不做督軍。他的部下又如何呢？連年苦戰都歸他們打，各省地盤則儘着別人拿。天長日久，怨懟之心一起，就怕離心離德，再也掌握不住他們了。

湊巧在湘鄂之戰前後，江蘇、陝西，接連出了兩大疑案，江蘇督軍李純，好端端的一個人，突以遺書厭世，舉槍自殺身亡，李純之死震動中外，風傳是他的左右手蘇浙贛巡閱副使齊燮元陰謀弑上，北政府爲此還派大員組團南來調查，可是後來齊燮元仍然坐上江蘇督軍的寶座，吳佩孚爲了趁此良機，將他的勢力擴展到長江下游，當齊燮元

中心惶惶，向他卑諂足恭，通款輸誠，宣稱今後唯玉帥之命是從，吳佩孚順水推舟，乾脆收錄了這一員大將，和東南地盤。經他挺身而出，加以保舉，齊燮元不但安然無事，甚且從此青雲直上，作東南之盟主。使吳佩孚的勢力南及蘇浙，徇上海而出海。

閻相文是直隸保定人，北洋正統出身，清末在北洋第三鎮級職遠比吳佩孚高，一入民國即任直隸混成旅旅長，是時吳佩孚不過一名管帶而已，閻相文確係直系嫡裔，祇是他近保府而疏洛陽，尤其他能力薄弱，膽子又小，混成旅旅長一直幹到民國九年直皖大戰，吳佩孚已經是叱咤風雲的直軍總司令，他方在戰勝以後升任第二十師師長，並且因為當時的陝西督軍是皖系人物陳樹藩，樹倒猢猻散，陳樹藩的去職固是「理所當然」，北府府派閻相文督陝，陳樹藩抗不移交，閻相文帶去的第二十師打不過，結果也是吳佩孚幫忙，費了很大的事，方始驅陳而立閻。

由於直皖之戰馮玉祥有退守荆沙扼阻吳光新自四川赴援之功，他那個第十六混成旅擴編而為第十一師，馮玉祥當了師長也駐守陝西。吳佩孚的此一部署是使馮玉祥為閻相文撐腰，免得閻相文再度有失，影響洛陽安全，但是馮玉祥對閻相文貌似恭順而心懷叵測，大好督軍何不我自為之，他不願替閻相文助長聲勢，高臥隴中，於是有一天陝西督軍衙門舉行高級會議，眾將官都在坐候閻相文出來主席，等了許久不見督軍駕到，有焦躁些的軍官派督署副官去催督軍升帳，喊了幾聲不聞聲響，推門進去一看，閻相文耷下一個槍眼，鮮血汨汨在流，他早已躺在牀上死了，家人大驚之下再一搜查，又從他的衣角找到一張字紙，上面赫然寫着如下之遺書：

「余本武人，以救國為職志，不以權利縈懷抱，此次奉命入陝，因陳督（樹藩）頑強抗命，戰禍頓起，殺傷甚多，疚心曷極？且見時局多艱，生民塗炭，身綰一省軍符，自愧無能補救，不如一死以絕天下。相文絕筆。」

閻相文自戕畢命，連同遺囑發表了消息，北洋系中人難免又是一大騷動，沒有人相信閻相文在躊躇滿志的時候，會為戰勝陳樹藩而「疚心曷極」，竟至自殺！明眼人一望可知這是李純自殺事件的翻版，幕後凶手馮玉祥呼之欲出。吳佩孚近在密邇，他為直系前程和個人事功着想，他再一次容忍弒上的罪行而遷就事實，馮玉祥能征慣戰，

頗堪重用，失一閭相文而得一馮玉祥，拈在手上份量重得太多，何況他心目之中的未來直奉之戰，馮玉祥必有重用，於是他又保舉馮玉祥繼任陝西督軍，陝西一路得了個「感激涕零」的方面重鎮。——如齊燮元和馮玉祥這種有小辮子捏在他手上的人，指揮差遣起來當然要便利得多。

但是也由於這兩次事件，使吳佩孚提高警覺，民九民十，他手下謀士如雨，名將如雲，張福來、王承斌、蕭耀南、董政國等人論資歷戰功，和吳佩孚之間的關係，都在齊燮元、馮玉祥等半路相從者流之上。這班人在吳佩孚前必恭必敬，唯唯諾諾，從不敢爲自己的心願希望提出任何要求，一切瞧着玉帥的意思辦，——玉帥在此時此境，便不能不考慮到他們的內心嚮往，亦即他們說不出口，其實是巴望不得的地盤問題。

王占元自貽伊戚，痛失江山，以全國輿論之鼎沸，鄂湘民情之激憤，「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義師已起，基本隊伍家叛親離，所餘無幾，他實在是再也耽不下去了。唯一的意外，是吳佩孚「一丘之貉，助桀爲虐」，他不顧天下物議，拚個自毀聲譽，強出頭，硬撐腰，使用武力支持武力到底。——吳佩孚不是傻子，這麼做未免太不值得，何況，奉系張作霖虎視眈眈，目標在於長江各督，他若能爭取其中一個，暗中聯絡，一旦直奉有事，直軍即將腹背受敵，張作霖這一着棋夠險，吳佩孚不能不小心提防。五月天津會議，奉張和鄂王互送秋波，而且頗有聯絡，「群雄比於連鷄，勢不俱棲」，便爲了解除來日的心腹大患，吳佩孚對於王占元下野息影，當然也是樂觀厥成。

王承斌是吳佩孚的副手，張福來是結拜的兄弟，秀才出身的蕭耀南是湖北黃岡人，他對鄂督一席垂涎已久，何不趁此機會，了掉他的深心大願。使他代自己鞏固長江後防，比王占元算得住多了，何況，吳佩孚手下祇要有一位當了督軍，其餘諸將必將精神一振，這等於玉帥在以實際行動說明他的政策：祇要大夥兒好好幹，將來每一位都會如願以償得着地盤。

王占元那邊，直到蕭耀南得了械款與輪船，勉強行軍數十里，却又一到鮎魚套便停；他這才死了戀棧憊悴的一顆心，吳佩孚的用意很明白了，他一敗再敗，無兵無勇，祇好早作歸計，調一艘專輪，將家眷財產，悄悄的裝

上，拍兩通電報，一向北政府詭詞辯解，一向徐世昌走馬荐賢，便照吳蕭的願望，荐蕭耀南繼任湖北督軍，電文有云：「蕭總司令關懷桑梓，當有所轉移辦法也。」

準備最後掙扎，與湘鄂聯軍決一死戰，王占元還留下五百餘萬元軍餉，原計劃打算用之於犒賞，這會兒宣告下野了，五百多萬還是委託銀行，匯往天津。於是王占元一家擁資三千萬，鼓棹東下，到上海後又乘海輪抵達津門，這一年王占元六十一歲，從挑水夫幹到雄踞華中的兩湖巡閱使，斂聚私財三千餘萬元，他覺得這一輩子總算沒有白活，息影津門後便不再作出山之計，不過有了那麼多錢，桑榆晚景如此優裕，他的慳刻之風依然不改，他在天津置了大批房產，腰掛大把鑰匙，每月親自收取房租，因而有人笑他在天津閑居的那一段時期，幹的差使是「天津各大馬路巡閱使」。

王占元後來擔任過一次直奉大戰停戰證人，民國十五年又啣吳佩孚之命赴濟報聘，十九年歿於天津，總算活到了古稀之年。

鄂王自動下台，北政府乃於八月九日下令，任命蕭耀南爲湖北督軍，吳佩孚爲兩湖巡閱使，並且改派孫傳芳爲長江上游總司令，叫他整頓王占元的殘部，西上荆宜。便在洛陽虎帳點兵，吳佩孚一口氣派出五路大軍：第一路，靳雲鶚的第八混成旅打頭陣，第二路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第三路宏威軍司令趙傑，第四路魯軍第一旅張克瑤，第五路由吳佩孚親率他的「怯薛」第三師。一至四路的總指揮，他派蕭耀南擔任。

大軍陸續南下，八月十二日，新任兩湖巡閱使吳佩孚自己也到了漢口，就在這一天，漢口車站接連開到十八次兵車，第三師第九、第十兩團，砲兵一團，輜重一營全到，儼然是追隨主帥的「怯薛」。這一支部隊連同二十四師一部，和魯軍第一混成旅，人數計達三萬。

吳佩孚一到漢口，先就把先鋒官靳雲鶚召來大罵，因爲八月十日他跟湘軍接觸，在汀泗橋吃了敗仗，輜重盡爲湘軍所得。當天吳佩孚乃自漢口渡江，進駐武昌，他改派升了二十四師師長的張福來爲前敵總指揮，留下第二十三

師師長王承斌在他身畔當參謀長。

叫張福來第十四旅和四十三旅守第一道防線，以第六旅和五十二旅合後，吳佩孚先採取守勢，派代表去跟湘鄂聯軍說和，趙恒惕是老朋友了，有話好說，何必非打不可？趙恒惕在出兵之前早就派人上過洛陽，徵求吳佩孚同意他援鄂之舉，吳佩孚礙着兩難，支吾其詞，趙恒惕以爲吳佩孚業已默許。這時候，和談便以此爲基礎，順利展開，趙恒惕轉達湖北人士的意見，計有以下四點：第一、蕭耀南是湖北人，合乎「鄂人治鄂」的原則，因此不擬反對；不過，請蕭耀南廢除督軍名號，改稱總司令，同時宣佈湖北自治。第二、吳佩孚須自動辭去兩湖巡閱使一職。第三、舉蔣作賓爲湖北省長。第四、賠償湘省戰費。

吳佩孚一聽這四項條件，心中不悅，他便抹下臉來，冷冷的說道：

「這那兒像是炎午（趙恒惕）老弟的口吻？同袍無世仇，鬩牆無義戰，佳兵者不祥，作俑者無後！這些道理，炎午老弟豈不省得？我看，湘軍完全是被湖北的那些野心政客，無聊黨人利用了。」

但是，南軍的代表，態度很強硬，他們確以戰勝者自居，因爲南軍業已衝過了汀泗橋，在武漢以南的部隊，集中了四萬多人，北軍剛到，還沒有紮住陣腳，尤其自汀泗橋直到武漢，簡直無險可守，自古兵家在武漢會戰，拿下了汀泗橋，勝負卽判。

南軍集結的總兵力已逾八萬，在人數上吳佩孚也遠非其對手，既然已經兵臨城下，咄咄逼人的架勢，當然在所難免。

還有一層，四川方面，六月六日方始出現一個統一的局面，第二軍軍長兼重慶督辦劉湘，被全川將領推舉爲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此一推舉乃由於川軍將領反對熊克武聯絡唐繼堯而來，北洋政府認爲這是四川生變，出現亂局，於是又派劉存厚入川，聯絡熊克武，分別佔領了重慶和成都，劉湘因而大恚，他派第一軍軍長但懋辛往攻宜昌以響應援鄂爲名，直接介入對北洋軍的大戰。湘鄂聯軍變成了川湘鄂不算，吳佩孚孤軍南下，他立將陷於兩面作戰

的困境，聯軍方面對於吳佩孚，確有氣吞河嶽，滅此朝食之氣慨，他們深信雙方一旦開火，聯軍即可摧陷廓清，犁庭掃穴，一舉擊潰北洋軍的主力，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堂堂吳佩孚。

趙恒惕雖然很講交情，他覺得不該對吳佩孚頻施壓力，逼人太甚，但是他禁不住鄰省豪傑、帳下健兒拍馬橫刀，躍躍欲試。川鄂軍認為勝券在握，絕對不肯罷手，湘軍將士去年方經以「萬餘家驅逐了張敬堯的十萬大軍，士氣之高，無以復加。八月十日斬雲鵬不聽命令，擅自偷襲湘軍陣地，他那個第八混成旅又被殺得大敗虧輸，糟的是輜重文件全失，湘軍搜獲了他乃兄國務總理斬雲鵬拍給他的一封信，其中有句：

「南人禽獸也，除殺盡無遺，別無他計。應一面與之敷衍，一面乘其無備，攻其不意……。」

這封密電往趙恒惕手上一遞，湘軍將士人人爭欲出戰，「形勢比人強」，趙恒惕內外交逼，使他無法顧及友道，他想勸吳佩孚脫離重圍，安然無恙的回洛陽去，也是出自一片衷誠。但是，吳佩孚是不屈不撓的硬漢，越是有把握的仗，他越敢打，當時他在武漢的危險，比敗走麥城前的關羽尤有過之，西有川軍，南有湘鄂聯軍，背後是伺機而噬的强大奉軍，援鄂一戰，等於孤注一擲，只要再敗一次，那就夠吳二爺瞧好半天的。

辦了六七天的和議交涉，南軍堅持不讓，絲毫不獲進展，八月十七日，川軍和湘軍約好會攻武漢，宜昌前線發生接觸，消息傳到長沙，湘鄂軍將士忍不住了，推舉代表跟趙恒惕請願，將士代表慷慨激昂的說：

「我們不能再等了！別人怕吳佩孚，我們不怕！這次一定要跟他見個高下！」

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趙恒惕祇好一聲長嘆，簡潔的回答將士代表：

「好吧，打就打！」

利用議和時期，吳佩孚悄悄集中一支奇兵，他命北政府的海軍總司令杜錫珪，率領楚泰、楚同、楚有等七艘江防軍艦，秘密在新堤以下的螺山集結，然後下令張福來親率第四十八混成旅，山東第一混成旅，鄂軍第四混成旅，和他自己的「怯薛」軍第十二混成團，分為數路，穿越湘軍的防線，晝伏夜趕，一路人含枚，馬啣鑲，神不知鬼不